桐江續集

一六

詳校官中書臣孫　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卷三十六

元　方回　撰

序

後紛仔序

天下[illegible]由有分合之理人才之消長亦於是判焉周之季分為戰國至于漢而後合故漢初人才與七國同漢之季也離為三國兩晉南北至唐而復合故唐初人才與齊梁陳隋不同且如五代之亂極矣汴梁一

旦混一則人才亦與八姓十三君時不同然合之愈久則人才又與始合之初大不同蕭曹韓彭房杜英衛經濟之相戰鬬之將固甚盛矣猶未也漢至文帝始有賈誼唐至高宗始有陳子昂汴梁至慶歷始有范希文痛哭流涕之疏過秦之論在董仲舒之先感興之詩在李杜之先服中所上萬言書在歐陽永叔之先學問得聖賢之緒而文章革衰世之風各為一代宗主自此三人者始今日之天下合亦久矣將相豪傑志於功名之士

為不少考論道德學問文章之士僅得數人而老山張公其一焉比獲讀公近集名曰後樂豈非有志於范希文之所為乎蓋賈陳范三鉅公所論著皆憂天下之言而公所作亦多憂天下之言雲南西夏遼東人所憚往公寧輕其軀不輕其官故舊死喪戚嗟悲慨弔嫠豎孤屢形諷詠其忠襟義槩若此天下之憂人所不憂則吾先之天下之樂人所欲樂則吾後之此公之大志也詩格律高步騷閫骨骼崢嶸神采飛動學問文章追前修

而開後學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公燕人名雲鵬字
鵬飛嘗為監察御史察訪外臺彈治大吏風采尤業業
云

夏推官仁玉談星詩序

古之知星者觀天象而知人事所係甚大故巫咸甘石
之占至晉隋書天文志而備以李淳風為之也至天象
新書而大備以奎運方隆諸館閣老儒為之也今之知
星者民間有三辰通載之書日月五星七曜之外又有

所謂紫孛羅計無象之四曜總為十一曜以推人命貴賤吉凶而已其學出於里巷至為微瑣故褒博者或羞之漢太史公有言文史星歷卜祝技藝上以倡優畜之近制挈壺保章靈臺之職異其官稱不與士流齒夫觀天象知人事所係甚大者其待之猶僅如此則以十一曜推人命貴賤吉凶至為微瑣者又將如何此所以挾星術而遨公卿之門動輒有刖趾絕弦之嘆非歟雖然果儒者也要自與常人異高辛重黎放勳羲和其來久

矣如司馬遷八書天官止其一耳其博物洽聞非申須
裨竈梓慎卜偃子韋史墨之徒可得並也柯山夏君仁王
瑞卿本里選佳士其鄉先達徑畈徐公甲辰省魁書時
文能亹亹誦之前後場屋經賦魁作亦皆能品藻其然
否早題鴈塔可齒鵷行而不得已以星術鳴故予贈之
詩曰舊業三元賦新功百中經謂其術乃儒者之術非
日者之術也予嘗為之說曰江湖間人一藝足以自養
使胷中無古今筆下不能五七千百則雖真草逼王鍾

謂之書傭丹青妙顧陸謂之畫史瑞卿知星乃今之季主君平非索隱太玄之君子其何足以知之南北名人詩存其佳者為之序

送余希則詩序已見徐徑畈太極講義跋

拄笏亭詩序

古笏有玉象魚須竹本之異人臣於君前以備指畫又以記事進而敷之退而行之懼其有所遺忘而實又以肅手容也晉宋以來謂之手版王子猷不顧府公料理

之問以此拄頰直視西山謂朝來致有爽氣高懷雅趣不在於區區名位升沈得喪之間而在乎泉石之濵林樾之下煙霞猿鳥之外斯人也豈可以典午氏清談者流少之哉燕王泉山之南十里金水河前翰林直學士兵部郎中羅君漢臣家焉昔者年未四十上鑾坡直蘭省去要路可一武耳乃作亭於家以望燕之西山名曰拄笏退食之暇必相羊乎是而有去官之心既而果棄其官十餘年不復調令夫有官君子之身乗之以軒輿

戴之以冕弁束之以紳帶佩之以印章華之以組綬亦榮矣導之以旌棨呵之以甲卒擁之以騎吏手之笏其榮身之一物也庸人淺夫傍觀乎貴公顯卿之備是物者則必咨嗟羨慕以為榮而不知宦海名途波濤險阻出於不測亦坐是數物者以致之當是時欲去數物而不可得不啻若徽纆桎梏之纏其身也何榮之有故有叩天子之庭曰還陛下此笏者有作為韻語曰抽手版還丞相者漢臣其有見於此非歟雖然無長往之理古

之去國者賜玦即去予環而還使可以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漢臣焉得辭是亭也前衆知政事左山商公孟卿書扁中原詩人題者多矣紫陽山人為之序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其生也有位於時而無以及乎人庸人甘之君子恥焉其歿也無足以利其子孫而有可以傳於世惟君子能之庸人不能也予友陸公太初登寶祐四年進士第當

開慶景定咸淳德祐之間六任選僚改官一作縣兩遷
京局以死勤事僅得一外府丞時則前丁後賈濁亂天
下戚宦朁御之所盤據工技胥隸之所依憑無功之庸
將不才之狎客狙駔妾婢之執政侍從臺諫權熏勢膠
相視自都而材碩俊茂如太初曾不得一命朝紳之後
此於太初無足憾者太初之歿今九年矣田廬苟完孀
孤孑立予訪其家得曉山烏衣圻南二集及曉山零藁
詩凡七百八首每讀之未嘗不泫然泣下不知其丹鉛

幾車塗乙幾紙而後有以納於中也不知其嘔心幾晨搔首幾夕而後有以吐於外也不知其口幾吟哦手幾詮擇初去什七後去什八而後有以存之至今也錢塘湖山金陵臺閣故里荒墟先疇野坡古寺脩竹敗驛寒燈昔也予與太初幾倡幾酬意者當相與老於紫陽烏聊之下而太初遽忍捨我去乎太初詩刻苦深切氣凌物表而凍硐枯槎霽宇孤籟務為揫歛予浩汗放肆終身媿之嗚呼太初不可得而見矣無位於時不足悲有

可傳於世猶足幸自乾淳以來誠齋放翁遂初石湖千巖五君子足以躡江西追盛唐過是則永嘉四靈上饒二泉嬾庵南塘二趙為有聲又過是則惟有一劉後村亦號本色而不及前數公海內詩人如太初與予良不為少而無前輩大老如歐蘇者立斯文之幟以表倡之則世道之晦而非吾徒之羞也曉山者太初書室之扁烏衣圻南者兩都仕邸之所寓故以名集佳章奇句摘一二書於左方蓋將以勸後學而亦非故人之私誼云

李君章虛舟亭詩序

古之作者以義制器後之述者或以器明義或以器取義姑以舟言之聖人始作舟檝木上水下其義蓋取諸易之渙此制器者之初事也義者理也理無形而為物之體器者物也物有形而為理之用故善言義理者必於器物有稽焉中孚之卦下澤上木利涉大川乘木舟虛此孔子以器明義也四畫外實二畫中虛舟之中必虛舟之外必實故可以濟巽上為順兌下為說上順下

說必濟之道也然其所謂利涉者豈止於踰江越河而已哉濟天下國家之險難者容之以虛輔之以實上與下順下與上說亦如斯而已中孚之虛舟非果有舟也乃若莊子山木外篇則有虛船觸舟之說一舟方濟於河而一舟衝突以來非有使之者也彼空空無人適然相值故舟之方濟者不以怒夫舟之來觸者寓言以虛舟取義欲夫人虛已以遊於世亦非果有所謂舟也予友張受益言其友李君章為亭於寓屋扁曰虛舟其有

取於孔子之虛舟乎抑有取於莊子之虛舟乎士大夫競為歌詩以美之從孔乎從莊乎然則器一也而義不同書之作舟行舟詩之柏舟楊舟舟同也而義則異湯之盤武王之席自常人觀之一澡器耳一寢器耳盤銘曰日日新則有進德之義焉銘席曰恭則壽則有謹獨之義焉至於觴豆几杖莫不然今之為居處燕休之所者能言之類相與為比興體以發其名義亦猶是也君章之為是亭顧有二義出而用世則當如中孚之虛舟

以拯物處而避世則當如山木之虛舟以善身諸為是題詠者又不止於此二義有頌焉有規焉俱虛受之可也君章博習好修負才名其不處而出也必矣斯舟也受益其相與維楫之

俞鑑山月相士詩序

相人之法莫精於孔孟人焉廋哉孔子兩言之孟子申言之曰視曰觀曰察孔子有三法曰聽曰觀孟子有二法令之相人者能之乎相形最多端堯眉八彩或曲眉

或長眉相眉也舜項羽皆重瞳子或方瞳或蠭目或豕
視相眼也漢祖隆準或鼻如截筒或鼻有邱山相鼻也
老子耳竅容麥或耳有毫或耳白於面相耳也越王鳥
喙或口容拳或口角朝天相口也齒如編貝唇如激丹
相齒唇也胷有三壬背有六甲相胷背也仙有籙骨佛
有鎖子骨相骨也膚如凝脂肌若冰雪相膚也或鬚髯
如戟或黃鬚必大奇相髭髯也或身有奇毛或髮下垂
至地相毛髮也顴頰頤頷頭項手足音聲行步睡卧起

止誌黶文理涕咳遠近爪甲修短皴牝便溲莫不有法而相氣色為尤難其說出於素問氣有病不病在內色有佳不佳在外會黃池者肉食而色墨有內憂也望八公山草木者憮然有懼色氣內喪也故五色之中黃為最吉病人之黃有穀氣也凡黃而又明皆喜氣也雖然此所以相貴賤憂喜凶吉也孔孟之言乃相君子小人之道也山月俞君鑑舊精數學今改專許負之學舊說裴晉公相法本不貴以蕭寺孫女玉器事有陰德遂

至將相則令之相人者又豈可執一定不易之法哉孔孟之法以為君子小人之權衡者又豈可不少知贈君詩者各有其説是為序

孟衡湖詩集序

延平祝公輔自上饒過予武林言郡太守孟侯之賢所賦詩出諸生爭傳抄僉議梓行之便舊歲甲午春侯迎親如雲相遇湖上平生凡三見矣侯日誦所作而予筆之既又得侯近藁與一見再見時大異慨然嘆曰陶士

行石勒所畏有孫淵明謝幼度破苻堅有孫靈運侯家忠襄公前甲午夾攻懸瓠滅之亦有孫能詩與陶謝家而三焉武則極天下之武文則極天下之文何其奇也然則此特論其家世適相似云耳易書詩皆詩至於唐人自有正脉亦已有定論聚奎以來崑體盛行而歐梅革之爰及黄陳始宗老杜而議者署為江西派過江而後吕居仁陳去非曾吉父皆黄陳出也淳熙中陸務觀出於曾吉父而與尤延之乃俱似王介甫惟楊萬里蕭

東夫深造江西范至能韓无咎張武子自成一家朱元晦續聖賢之緒詩尤粹密不意學禁息而時好爭七許渾五姚合哆然自謂晚唐彼區區者競雕蟲之虛名昧苞桑之先兆遂以是晚人之國不祥莫大焉詩道不古自此始乃後獨有上饒餘杭三趙守正不變餘皆踵淺襲陋隨俗而靡者也侯之詩得之於氣質之聰明成之以問學之精贍秋之弈也專扁之輪也熟基之射也發無不中尚有淳熙元祐慶歷諸老之遺風乃若邪蹊偏

門淫哀哇思非不盡其力也而終不能臻其極非不愈工愈巧而愈不似白首望洋不漸不頓視侯之得正脉而何如哉侯年甫三十有二名淳字君復其寓居曰衡湖齋曰能靜近世文章衰落此郡獨得文章太守郡學士友又能相與為不朽助吾道之將興也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送張受益入都序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程子曰此道體也

天運而不已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朱子申之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愚按二子之言皆大有功於學者程子始言天中言賢末言聖可謂孔門之嫡嗣朱子始言天地中言聖末言賢可謂程門之忠臣朱子訓舍為上聲而不訓

舍字之義程子所謂不已不息不窮朱子所謂無一息之停無一毫之間斷皆所以為不舍之訓繪畫巧矣形容盡矣韻書訓舍為釋如手不釋卷如釋重負之釋常執持之而未嘗放下此其義歟二子訓逝之之義曰運曰流曰生程子精矣曰往者過來者續朱子尤其精也在天則所謂逝者與道為體在人則所謂逝者學道用力而其所以與道為體與夫學道用力者在乎不舍晝夜而已愚謂逝者之往於前來於後源源衮衮無有

止時其來也亦往也既往也又來也天地如此人豈可不如此斯之一字指夫不舍者而專言之也嗚呼微哉學者於學如左足行右足繼右足行左足繼前一波往後一浪來其能用力於逝而亦如斯焉殆庶幾乎此孔子所以勉夫士之希賢賢之希聖也朱子又謂川上章至篇終棣華凡十五章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愚竊嘆令之學者何獨不然以勉為諱序一文欲稍加收歛則嗔跋一詩令更用刮摩則怒小猶如此況其大者川也

而不逝乎逝也而又中輟以舍乎省郎濟南張君謙受益與予論文和詩數年彼此苦口務相切磋期進是道考滿問選元台保任至入覲也又挾以俱以君之飄逸爽邁之才重之以有力者之推挽猶駕安車而行九軌之途猶巨舟萬斛乘長風而駛東流之江河榮顯不足言也古之贈別者以規不以頌敢疣贅川上之章以求教而又以君所聞還贈君地中有山之卦六爻皆吉君之名若字謹服行之又安得有滿招之患乎此一勉也

愛我者疾疢惡我者藥石君以喜聞過遍書室諛者麾之媚者斥之又焉得有面譽背毀之患乎此二勉也自古在昔先民有恪居今之世慕古之人君又嘗以古名齋不於其器於其道古君子之稱不歸之君而誰歸乎此三勉也雖然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能佩程朱子之遺訓以升孔氏之堂則此三勉者皆其枝葉云耳君行速不得舉酒酹軷神而姑託之空言

送汪復之歸小桃源序

秦皇漢武惑神仙之說竭天下之力求不死之藥藥在我而於外求之以故為方士所愚讀司馬遷史記可知已班固西漢藝文志存神仙十家芝菌之書為服餌兼有導引按摩斷之以為索隱行怪後世如黃庭內景外景大洞真經西昇經步虛經定觀經太清經陶隱居真誥之類不一而晁公武讀書志以度人經為第一殊不知度人經偽蜀王氏時王喬之所撰也古書有七王喬而偽撰度人經者非周之王喬漢之王喬然則神仙其

可信乎近世尊魏伯陽參同契如六經之有周易然隋
唐史志並無此書亦出於偽蜀孟氏時彭曉之所註朱
文公亦嘗託名鄒訢註之喜其語言近古其答袁機仲
謂參同之說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說以寓其
行持進退之度又謂納甲之法見於今所傳京房占法
火珠林所謂甲乙丙丁庚辛者以月之昏旦出没言之
雖非為明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蓋虞翻所為納甲
圖見於朱子發漢上易圖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月有晦

朔弦望而參同契取以為進火候退陰符之術文公不以為非似謂世間有所謂神仙者其答蔡季通謂參同之說子細推尋見得一息之間便有弦望晦朔之異上弦者氣之方息自上而上也下弦者氣之方消自下而下也望者氣之盈也日昃於下而月圓於上也晦朔之間者日月之合所謂舉水以滅火金來歸性初之類也此可謂酷好之者矣而感興詩乃云盜竊元命祕繆當生死關於以知真有神仙亦造化之一賊耳而況天地

之間豈自古至今終有不死之人乎魏伯陽本文四篇彭曉分為九十章愚嘗細讀之彭曉本無日月為易之文與唐本不同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以二十九夜月殘三十夜月盡言之此自是一家之說不合於易九還七返八歸六居彭曉夏元鼎所釋有是有非但魏伯陽果如神仙傳所云東漢末會稽人則所為四五言頗簡古而六言偶儷俳優間亦有重疊煩蕪處東漢人文不當爾其曰淮南煉秋石王陽嘉黄芽淺矣哉西漢書劉安誅

死王陽能為黃金死而裸葬顧以淮南八公王陽之徒為真仙不讀書人即可欺也張用成平叔悟真篇即此契之註脚彌復淺近而夏元鼎之悟真講義愈淺愈近魏公之說一掃旁門元鼎之說其下手用工無異乎吐納導引般運之小術平叔台州人熙寧中從陸師問入蜀遇隱者為悟真八十一詩元鼎溫州人寶慶中以小武官歷事山陽應純之五帥偽撰西江月十二首為平叔作其後死於色慾近人尚或識之惟魏公之文有佳

者三十二章苣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寶乃蜀人押韻也六十七章植麥欲獲黍運圓欲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不見功七十章廣求名藥與道乖殊七十三章牝雞自卵其雛不全語意皆佳用韻皆蜀音七十四章日曆道而沈彩月施德以舒光與上章男則背陽而向陰女則背陰而向陽乃似近人體製最七十八章自關關雎鳩至飛龜舞蛇愈見乖張一全章四十二句奇變可喜文之尤佳者騁力馳精多設譬

喻只是一意男女不交媾不可以成丹二女同居志不相得是也東漢文恐不如此似乎出彭曉一手其間有太一乃召移名中洲功成上升膺籙受圖則不古甚矣班固謂天子乃以元日受四國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參同契三年進退候符而可以肉身上升所膺何籙所受何圖彭曉不註其所以然但謂太一乃修丹之主司也中洲乃神洲也世人初得道鏤名金簡於此洲膺受圖籙始上升也噫意妄亦甚矣其內丹之法本是所稟父

精母血升之降之煉其氣以奪造化而於仁義道德茂一毫之修有以凡化仙之術而無以賢希聖之心可乎鍾呂内身能飛章公權集記三村民能出陽神則魂與體為二物而有尸解火解水解又下之下而徐堅初學記有崔玄山瀨鄉記以老子為十三聖師其學仙有三十六法似皆為魏公之所闢而悟真篇八十一詩第一第二首淺陋俚俗畧不見大丹之旨百歲光陰石火爍一生身世水泡浮與尾句無常買得不來無落韻妻財

抛下君非有罪業將行難自欺昨日街頭猶走馬今朝棺裏已眠尸豈不大易其以七言四韻十六首象二八一斤之數絕句六十四首應六十四卦之數五言四韻一首象太乙之數似無義理惟納甲之說未知魏伯陽用虞翻之圖抑虞翻返用魏伯陽之圖予嘗於是作詩曰朝有讀書客過我攜酒壺問我參同契汝亦嘗讀諸虞翻納甲法即是先天圖伯陽竊其祕靜夜觀蟾蜍初八二十三艮兌丙丁殊上弦進火候下弦退陰符望盈

仰乾蓋晦減俯坤輿震巽庚辛對坎離戊巳俱朔旦之日中交媾水火爐彭曉彼何人嘵嘵爭魯魚可惜非易學欲飛血肉軀借易弄丹術鄒訢曷不誅是詩也必得罪於當今之修内丹者吾州小桃源汪君復字復之深嗜此學師江西段無心得其傳命之號曰月源無盡子見示一大序二巨帙先天一氣金丹直指藥物斤兩火候卦氣三圖愚老矣年七十有一王半山所謂不服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伏羲之易如陳希夷邵康節所傳者

愚願學之魏公得先天圖之方位其一說也愚不敢學而書所以然送復之之歸幸未死尚及見月源無盡子者化鶴於緱氏山頭未可知也

送柯山山長黄正之序

柯山書院山長武林黄子正之辭將行愚愕然驚問始以雲臺祠官領袖此山諸生者非歟吁愚讀其葵園集久矣生於嘉定乙亥年一十當淳祐甲辰為南宮第一人者乎是為晦靜先生湯公之高弟乎授沅州教授告

未下而上書擊史嵩之者乎右曹郎吳子良用陳傳良例泰州教授未上除太學録以薦之者乎擢第之明年乙巳七月未赴教授而召試除正字者乎丙午冬遷校書郎而後去國者乎丁未之秋特旨改官者乎用朱文公之說擢第之六年己酉背文公之學而併詆周元公者乎壬子年三十八矣吳潛謝方叔相元日除著作郎都人有再來不直一文錢之謠者乎夏四月面對秋七月再對言事私有左右而遭特筆以斥者乎畏威省愆

可也臨川之行不當往而往至郡不一月而罷者乎惡戇若晦可也攻蔡抗可乎善吳潛可也舉殺人之陳韡可相任迷國之賈似道可入無乃不知人乎辛酉臨汀之除似道相兩年矣何以不位之朝乎豈嘗屢受似道闒餽而為其所忽乎逕者至而遽卒天為之乎子三人伯達仲忽叔夏長實名心亨祝也嘗為吾州戶掾瞶瞶三人皆卒無孫天為之乎嘗賜官田三百畝令籍入有司無有為立後者天為之乎善降祥惡降殃是必有得

罪於天者矣嘗試論之周元公所謂無極與老子所謂無名萬物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者不同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二字偶同而旨意異老子所謂無極配嬰兒與樸而言欲自有而返於無周元公指理之無形者而言王弼引以注易之復謂天地雖大寂然至無是其本矣周元公之説不如此朱文公所謂無方所無形狀又謂無形而有理張宣公所謂莫之為而為老子何嘗識此周元公始曰無極

而太極次曰太極本無極又次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當合此三言而觀之無瑕無病真屬理精屬
氣無極之真無形之理也無形之理行乎二氣五行之
中而真精妙合然後為人即太極無形之理生而為有
形之儀象卦以至於萬物也彼老子烏足以知之老子
截有無為二而此貫有無為一也庚戌之講自首至尾
無一句近道公肆詆毀以周元公為希夷氏之人以朱
文公為傳註氏之學以莊列尹亢之誕誣濂溪以王鄭

賈馬之陋誣晦庵豈非病風喪心之言至其自為繆論則謂一畫所以紀太極亂道莫甚焉一畫者兩儀之一陽也謂太極在一陽之中則可以為太極則不可又謂太極之體為乾太極之工為復體字工字畧無義理為蛇畫足愈畔愈支合乾復兩全卦觀之復之一畫與乾之一畫異乾自一畫而至六畫其象為天而一畫非太極也復之一畫剥之盡而坤之下生一陽可以見天地生生之心此一畫亦非太極也卦之初九三十有二獨

乾復初畫為太極謬矣太極者未畫之前先具此理邵子所謂畫前之易所謂道為太極心為太極是也蓋斯人也始以涉獵朱文公書為時文後乃背於湯漢而改從陸學湯漢未第為象山長乃後江西諸人以江西人之為臺諫侍從而至執政者推為山主以尊其學包恢自謂象山之徒而贊行公田流禍至今其徒以勢要脅四方學者從陸學而漢亦由此私擢省闈嘗著書以闢朱文公之書趙忠清公獎予斯人太過近世人物猾者

多狂者少斯人狂者也故敢為而無疑敢言而無忌憚
鄒道鄉諫元符后南遷涕泣田承君謂大丈夫所為不
止此攻史一疏終其身取名享利已非中道又況因都
堂背誦程文而有所激不足為高嘗謂朱文公平生所
為率多於古人而動累於後來何累之有孟程張後嘆
空川詩突兀險怪二程子師周元公豈可刻滅其師而
遠引孟子又為詩侮鄒訢而憶陸九淵敢謂斯人學問
未仰見周朱二先生脚板也其學徒惟徐直方一人徐

琦曾子良皆不學狂生斯人既不能窮理盡性以希前哲又不能著書立言以貽後人死無年祀無後天之所以殃之亦可見矣正之晚出恐未知前輩源流本末詳以語子直書不文持至書堂拜其祠膝可屈心不可屈也此文亦不必數數示人顧子不可不知耳如有問者則曰紫陽山下老書生小畈年一紀今年七十有一

送柯德陽如新城序 戊戌以後

杭故多四方士而予久寓於是祖道贈言常有之曰如

某縣為教諭也曰如某書院為山長也曰如某州某府某路為學録為學正為教授也今送柯君德陽獨不然德陽之行新城何氏以家塾聘之也天下郡國設學乃公家之師家塾乃私家之師師一也而所以為師不同公家之師有司所選勢奪賄予未必皆實學之士故公家之師或出私意私家之師豈有父兄不受其子弟而不選實學之士為之師者故私家之師必合公論況公家之師志在仕進私家之師志在藏修德陽以藏修為

務而不以仕進為心過人遠矣抑士之所學果何事耶八聖四賢暨濂洛關西學之祖也張宣公吕成公早世而書傳朱文公獨後死而書大備學之宗也黄直卿通釋陳安卿字義之外各有文集羽翼文公真希元之讀書記義理之本根魏華父之九經要義典故之淵藪又各有集百卷皆學者所由入之門也陸子靜直截之見雖捷而未盡道葉正則偏駁之文雖巧而不知道至於嘉定以來四靈劉潛夫之詩僅如姚合許渾則尤非求

道之所尚世雖無之可也雖然又當知立已不可無規
矩擇友不可無權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五言也不可忽也立已之規矩
也狂也蕩矜也忿戾愚也詐稱人之惡居下流而訕上
勇而無禮果敢而窒徼以為知不孫以為勇訐以為直
此十者而人或有一也不可近也擇友之權衡也予老
矣年七十有二而德陽年甫三十有八故敢以論語之
三章傾臆盡言而予也亦不敢不細玩晦翁之三集註

以自勉也

送家自昭晉孫自庵慈湖山長序 性存子

眉山子家子名晉孫字自昭讀書之室曰自庵年甫三十授四明慈湖書院山長將行求言為規愚請先言子名字庵之義而後及慈湖楊氏之學易大象言自者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天行日進凡皆自不可已今夫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窮晝夜而一周然天之行也常超日一度日

之進也常不及天一度天本無晝夜人間晝夜地實為之人居地上日居地下故有夜夜短則不過亥子丑三時昏暗而日復出矣地不能終蔽日之明猶物慾不能終蔽人心之明也故孔子以天健日明象君子之學與天同健而自强其惟聖人乎與日並明而自昭賢者亦可及也子家子有取於晉之自而未敢任夫乾之自其謙乎凡言自者由於已而不由於人鶴山魏文靖公為姑蘇高德文記朱文公所名强齋發此二自之義至矣

而文靖公又嘗號自庵乃書之自靖自獻與子家子之自微不同要其實則同也人之身善惡無不自已為之自悔自艾自暴自棄反掌間耳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也若乃慈湖楊文元公之學偶與象山陸文安公之學合慈湖為富陽簿攝縣象山以舉子上南宫過之值其視事適有扇訟既訟退焚香相對默坐象山問曰敬仲此道平時如何下手慈湖對曰敢問足下如何是良心象山即離席大呼曰主簿適來聽上剖決是非者便

是慈湖長象山二歲言下大悟拜象山為師愚謂此乃孟子所謂見牛過堂下見孺子將入井已發之心也孔門之學此心未發有存養此心既發有省察具見子思中庸首章孟子多言已發之心然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存其心養其性皆未發以前事陸楊二老所學有下一截無上一截象山之失朱文公文集語録及年譜李公方子辨之詳矣慈湖之失嘗與傅道夫書謂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弟皆覺傳正夫以

此書求魏文靖公跋文靖公憮然大不滿正夫又録慈湖訓語求西山真文忠公跋文忠公謂慈湖泯心思廢持守談空妙畧事為而慈湖又嘗謂子思忠恕違道不遠此語害道何由一貫又嘗謂程氏倡窮理之説格物不可以窮理言又嘗謂濂溪通書於天道至一之中忽起通復之説穿鑿為甚愚則謂周子論通復貫之以誠程子論體用貫之以敬魏文靖公真文忠公呂成公張宣公朱文公皆從之顯微無間本末具舉吾道之正宗

也陸楊所見乃佛家作用是性之説謂作用乃心之屬乎情者以心為性體認未真四明志謂慈湖師象山自為一家之學施之政事人笑其迂而自信益篤此兩自字乃慈湖以自為是以自為高不顧訕笑云者王尚書應麟伯厚嘗語予曰朱文公之學行於天下而不行於四明陸象山之學行於四明而不行於天下此言亦復有味蓋四明四先生沈端憲公早師事陸文達公宜倅舒公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而融會於東萊不專一家為

前輩袁正獻公後出始專尚象山而慈湖又嘗為史彌遠師故一時崇長昌熾其說大行袁廣微為江東憲創信州象山書院而吾州未有紫陽書院後江西人凡為執政者必請為象山山主以張其勢雖誤國殘民如包恢亦與焉自湯漢伯紀徐霖景說死而象山之學無聞慈湖之學亦無傳子家子乃愚友性存先生冢子故於其行傾臆盡言之彼亦一自也我亦一自也孰非孰是其然其否不妨如老僧住寺呵佛罵祖一巡云

進齋序

進可止乎騏驥一日千里駑馬十駕及之止如何其可也進可退乎適千里者及門而返則終身不復至退如何其可也令夫耒耜寸耕乃黍乃稷連膏腴之萬頃猶勤勤於播植機杼縷織乃縑乃帛被文繡乎四方猶孜孜於紡績薑桂等俟橘竹比封灑削鼎食馬醫擊鐘卓氏之蜀百僮者八朱公之陶千金者三其取贏也涎口流而鷹擊隼搏其逐便也食指動而虎噬狼貪此可以

言進乎曰非也此農工商賈之競於進者也齊管三歸靡畏自宮之豎魯季八佾猶煩聚斂之求差肉食而色墨羽帳飲而泣謳銳速罔戒辱殆不羞物物盈撲湍之藏事事合浮屠之穎截薏苡而昧嫌擊珊瑚而肆逞佩六國印多車裂之蘇秦號萬石君少則揄之石慶金釵十二珠履三千傾國白皙守宮紅鮮飲南陽之菊水跨揚州之鶴纏身飛閬苑名掛凌煙此可以言進乎曰非也此富貴功名之迷於進者也奇法正葩鑽易雕詩麟

經三傳奥析微窺儀禮周禮康成乖異一貫忠恕七篇仁義今之後進豈不知此借以發身實匪為已涉緒獵餘摭子摘史類書充架小說湍庋家家自以為宰文社人人自以為專詩壇湘素華飾刀筆精刋馬班賈董漢文視初詩為多陳宋李杜唐詩較諸文尤盛有能識其門逕者矣自成一家或是或非不拘一體或從或違冶鑄精瑰與前修而間合鋪張麗藻亦時論之攸歸此可以言進乎曰近之矣而未也此近古文士詩人之進而

於道則未進也道統之傳自伏羲始以敬相傳則自堯始而敬之字曰欽舜繼之又發為精一之論夏商周前三代也漢唐宋後三代也堯至孔八聖也顔曾思孟至濂明伊渠邵朱張呂十二賢也自周子言誠而道統始續自程門言敬而道統始明經世以理言數西銘以分言仁朱以率性無反說言道張以無所為言義呂以思無邪言詩而道統愈益永子思之學在四勿三省之後知言養氣之先以慎為主慎者敬之至誠之初也未發

之心慎以存之既發之心慎而察之察而中節慎以行之其不中節慎以攻之心之未發人已俱不睹聞故有存養之敬心之既發人未睹聞而已獨睹聞故當有省察之敬靜寂動感位育攸關朱子所以釋中庸之首章也然此事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辨曰敬曰欽曰精曰一曰慎無一時而不用其力至於誠則無所容其力矣此千古聖賢相傳之道也傳其道者傳其心也必如是而後可以言進學農工商賈之進爭利也富貴功名之進

爭勢也文士詩人之進爭名也惟進學者無所爭高君鸞舉以進名齋鏗石鏘金作者百數俾老夫題其端

應子翱經傳蒙求序

王伯厚尚書學極天下之博長予四歲予昔嘗敬事之戴帥初博士文極天下之粹少予十七歲今予畏友也此四明二先生俱以其里中應君子翱翔孫所著經傳蒙求為然予無復容喙矣竊嘗謂道一而已而物有萬古聖賢之學不專在言語文字而亦不離言語文字曰

月星辰與天為體運而不已山川草木與地為體生而不窮言語文字與聖賢為體傳而不朽體物也所以用之者道也道不離物易究咎休書紀治亂詩美刺春秋褒貶三禮辨上下論專言仁孟兼言義皆以言語文字與道為體其妙用所在一而已一者何道是也然則何道也天地之心耳此之謂道而以其道用乎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之物故曰道不離物聖賢之心欲使千萬世之人為善不為惡以復其有善無惡之性則不容不著

之書此言語文字所以為斯道有形之體而無形之道所以用乎有形之體而寓於言語文字之中也顧可忽諸子翺所謂蒙求自易至論孟皆括為韻語以訓後進傍及諸子百家而揚雄方州部家之書亦與焉予曩亦嘗摘其奇語難字以供刀筆艱深之中韜平易亦不過一陰一陽一晝一夜一寒一暑消息往來幽明死生之故易之註疏也獨所用六日七分歷法一歲則易之一端耳康節經世書出於此或誚予好太玄又出雲覆訖

下回曰不然凡言語文字之不畔於理者皆與道為體片雲起於天而澤四海粒粟根於地而飽萬民一畫肇於聖人而開百聖天地聖人之道皆託於物近世有欲絶滅言語文字以為學者敢痛詆朱文公著述謂率多於古人動累於後來黨陸也其人臨汀使君不滿五十而死天棄之矣讀子翺之書者亦曰與道為體能於有形中求無形則将於無味中得有味矣子翺早中童子科伯父衢嘗參大政云

送王俊甫柳州教序

懼其道里之遠而難於至又預嫌其風氣之偏而難於居使士大夫人人有是心則仕宦者必官於輦轂之下而其足迹不出於都國郊圻之外然後可古要荒之地亦必有封建之侯邦置長立屬以治其民禹貢言東漸于海則今之卉服之諸島也西被于流沙則今之葱嶺交河之絶域也朔南暨聲教則周之朔方越裳漢之幕北巴蜀閩粵唐之北庭雲南大理是也焉有除之為吏

有所懼且嫌而不屑於往者哉昔曾南豐先生送李材叔知州謂由京師而之柳水陸之道皆安行則雖遠而不險謂風氣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違其節未嘗有疾則意其地偏有瘴而陋之者亦惑矣南豐又謂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然則使回也年未耄亦欣然求一職任以往弔斑林而餌沈冡和昌黎之舊吟占鷄骨而縫鵝毛續河東之遺詠亦一

快也而敢有懼且嫌之心乎回姻家王君俊卿長吾州紫陽書堂載調柳教問舟南征颶洶鯨衝蛇跧蠱茹一皆不問回是以壯之昔我先君為廣西經畧司幹官貫馬邕管無罪謫居臨封回生於廣東四歲而歸孤苦間關今年亦七十有三天於斯文若或相之又豈有道里遠風氣偏之患哉俊甫書滿北還年始五十鵬搏鯤化未可量也

桐江續集卷三十一

桐江續集卷三十二

元 方回 撰

序

瀛奎律髓序

瀛者何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律者何五七之近體也髓者何非得皮得骨之謂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革也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也所選詩格也所註詩話也學者求之髓

由是可得也方回者誰家於歙嘗守睦其字萬里也至元癸未良月旦日序

劉子敬吟卷序

漢淮南王評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予謂斯言也未瑩色至於好怨至於誹淫與亂不難也今變風變雅可考也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淮南蓋襲用其語而意不醇者然世之處人倫事會之際鮮舒多慘樂而淫不無之哀

而傷比比皆是也易一泰卦耳而曰屯曰訟曰剥曰否其卦不一制禮樂文太平周公盛矣猶未免賦予宇予室之詩則夫枯誑悴詠上不見答豈止一屈原而已哉原之著離騷也深契乎三百篇之六義而淮南淺之其於鬼神變化草木芳穢男女乖合國家成敗言抑揚意開闔惟澹庵胡公句句而析之有十九蘊焉其曰湍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此託辭也於色也豈有所謂好其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此直辭也於怨也豈

有所謂誹由原之作推原之心雖進之正風正雅及頌
皆可也同里劉君示予吟卷讀無慮數十過和平則不
流優游則不怒探孔聖所論關雎之旨而懲艾乎淮南
離騷之評非吾儕所當勉乎君之近體有曰滿地殘紅
驚不見曉風吹上石榴枝得生息意仙館無人春寂寂
一林紅日鍊櫻丹得成實意曉來多謝簾間燕盡把春
愁舉似人得涵蓄意山翁何事衝寒往知有梅花在隔溪
得瀟落意庶乎情性之正者如歸路夕陽收山翠染襟

袖又豈不自得於事物之外乎君舊名寅字子敬今改
名光子早相稔年少長而君忍貧不仕於易之泰無有
也適而樂者所養也屯訟剝否則屢嘗之矣感而哀者
激也予懼其激之不已也乃書歸之

唐師善月心詩集序

陳後山生於皇祐五年癸巳其門人魏衍所編及任淵
所註詩始於元豐六年癸亥皆後山三十一歲以後詩
也後山年十六巳見知於曾南豐熙寧十年丁巳蘇長

公守彭城明年後山為銘黄樓筆勢度越秦漢朱文公亟稱之時則年二十六至如金州忘歸亭記作於熙寧七年甲寅則年二十二耳今之人讀之或不知其為少作也夫後山之文雖少作已足不朽而編其詩與註其詩者乃斷自三十一歲以後此何為者哉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老而不厭以千計及一見黄豫章盡焚其藁而學焉然則未見豫章其詩一時既見豫章其詩百世詩視文為尤難愈參則愈悟愈變

則愈進凡魏編任註後山之詩參之極悟之極歟進之
極變之極歟唐質肅公之九世孫師善知予頗癖於詩
始以詩寄初藁次以詩寄續藁尋又躬以詩抵紫陽山
下示予全藁初藁年未冠已佳如於楮高士云焚香朝
北斗滴露註南華是也續藁年未壯益佳如於浙江亭
云蕃夷通海道吳越共江流是也至全藁年甫登三十
矣詩愈大佳枚摘之未易竟合三藁中每佳者一句一
聯予已為研朱圈點指似其眼以曉學者然豈無後之

魏衍任淵將必待師善三十一歲以往之詩而後為之
編註乎予嘗細閱後山集城南韋杜村一詩此從其父
令洴陽関中所作最為年少贈二蘇公有云一洗十年
新學腸即王安石得政之十稔熙寧十年彭城所作年
二十五如謝克家向季仲所增别本有寓錢塘諸詩皆
後山所自削而不收者乃元豐四年遊吳所作年二十
九當是時也其已見豫章歟其未見豫章歟二公相遇
之年謂在潁昌前輩亦莫能深考豫章初為後山序

首明觀巳無巳之義末言其嬪息巢於外舅乃元豐七年甲子郭槩入蜀時事是年豫章移官河北德平豈後山送內而相遇於途耶不然則是豫章未令太和巳前元豐初巳嘗相遇也謂元豐初巳相遇則存藳又何為斷自六年癸亥邪予所論及此蓋欲師善訂後山存藳焚藳之意三十歲以前詩巳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為去之師善明年始三十一能如予之言愈參愈悟愈變愈進患不能再履常兩無巳不患無後之魏任也師善名

侯舉乃翁號中齋亦有詩聲震江湖三十餘年家法有來云至元癸未四月十七日書於虛谷書院

宣撫朱參政南山遺集序

能立功矣而又能立言於近世之君子蓋未之見也昔韓范經制西事臣服元昊遄歸廟堂佐佑太平其立功如彼亦可以不朽矣然且賦詩作文鏗鍧碩大安陽集及文正公集今並傳於世擎重晚香之句與岳陽樓子陵祠記辭毅氣嚴震撼宇宙其立言如此又愈足為不

朽之助焉嗚呼何其盛哉故參知政事京湖四川宣撫
使南山朱公自其少時已有韓范經綸之心所為歌詩
古文應用等作嶲崒雄健植教明彛義形於色初仕荆
援蜀即號為儒者知兵李公曾伯之自荆移蜀也不能
躬行軍公以太社令從掌機務代李公巡邊犒師與諸
將款曲交歡而閫望翕然矣大臣能早用公其蔑不濟
西守瀘南帥桂各閱五年召之入論之出除一起居郎
又嫉駁新命置之姑孰閒處而後畀以江黃副閫則公

老矣重慶火而納公於蜀沙羡破而下公於荆駐鄂渚則鄰帥失陽羅還江陵則郡將失沙市公仰藥得不死舁而之燕分無生望忠臣者人心之所同敬也用是閒居六年至庚辰之春年六十七獲考終命又六年回始從公之子建德貳總得南山遺集讀之作而歎曰功易窮言難泯公之功生雖不盡逢乎時公之言殁亦足永垂於世張魏公五路之師以趙哲擅離所部而潰魏文靖公罷督府三日而趙范失襄陽天下不以是咎二公

立功之不足家庭講學是生南軒端平大老真魏並峙
其立言則有餘矣諸葛武侯之烈不幸星隕出師表不
與星俱隕也公嘗自為畫像贊曰不武不文也惡也善
通地通天丹心一片覺英氣凜凜逼人與裴晉公自贊
不異是可以知公之為人矣回備員九華鹽幕嘗於池
口拜公實受親民舉剡德祐初元回簿奉常中朝以樞
密使召公議令回迓諸湖湘以道阻弗前茲奉貳總命
書此篇端誼不得辭公諱禩孫字杞材貳總名亶字用

和

送周幹臣歸泰山序

進難而退易者賢士大夫之高風敬而忽慢畏而忽侮愛而忽惡譽而忽毀變移於其人一進一退之間者自古及今庸人淺夫之常態君子之進也出以澤物君子之退也處以潔身達有所不可苟就也窮有所不可苟避也可進而審於進故謂之進難可退而勇於退故謂之退易然世之炎涼翻覆之徒則可嘆矣於其人之進

也飾竿牘崇苞苴尻高病僂膝行趦趄或望塵而拜或蹋屐而趨或夜掃其户外或空函而致書昧冰山之末解羨鬼樸之自娱甚者則嘗糞而䑛痔猶不止於嗅脚而拂鬚於其人之退也改師法諱門生廢伐木之雅詠寒下車之舊盟孰追送於臨賀但見訶於灞陵奴僕有反噬之犬賓客有飄去之鷹廷尉之門可設雀羅翟公於是大書特書因貴賤而見交情由是觀之自非中人以上孰不有激於此而不平於流俗之軒輊則豈肯恬

於進而樂於退哉泰山周君幹臣年且五十為郡博士以至縣大夫僅三仕行御史府大夫最其知已位置甚都意有未安浩然言歸杭東南大都會業儒而盍簪者異乎流俗嘉周君之進難而退易也相與為詩以壯其行然則幹臣當富貴矣其退也焉知其不進也

孔端卿東征集序

世之奇士必好奇搜奇景抉奇事務為奇詩文以耀世奇則奇矣而不知其嘗濵於死而不悔也司馬公覼名

山大川輒有流滯之嘆謝太傅詠浩浩洪流終為安歸之言昌黎登華山不能下而至於慟東坡渡徐聞茲遊奇絕冠平生皆是也永嘉孔君文杓于三十年前識其先君於武林近袖詩來訪閱東征集乃知辛巳六月君從軍發四明自神前山放洋三日而至耽羅又三日而至日本海口泊竹島盡一月逗留不進八月旦夜未艾遇颶風舟師殲焉帥獨帆走高麗死者三數十萬與予所聞皆合君偶得不死附小校破舟登所謂合浦者過

平壤之都渡遼陽之水歷故女真契丹之境由平灤州抵燕山凡九十四日徒步七千餘里又久之然後復得南歸君非將非卒特一寒士輕視鯨波狼狽至此豈非亦好奇之過乎予獨喜其莫忘吟者得叙事體初曰歲紀重光大荒落舟師東征赫且濯泊向竹島更月籥其日甲子仲秋朔夜來昏雨風色惡昧爽白浪堆山嶽陽侯海若紛拏攫艨艟巨艦相躪轢檣摧纜斷猶斧斫千生萬命魚為梛此一句奇絕百舟一二著山角跳躑爭岸

折腰脚依然魂爽歸遼邈幸者登山走如奐敕各切形
命雖存神已索次曰省舟獨在冀可託傳令縛箄為渡
榷海豈榷渡真戲謔大將為誰何齷齪起篷自去爾為
樂忍聞孤嶼哭咿喔又次曰死者何辜烏鳶啄將軍歸
來渾不怍妄衒相磨作音樂我獲生還莫忘却讀此有
春秋誅心之筆在焉君詩善押險韻善用雅語善賦長
篇天下奇觀無過於此役天下奇作亦無過於此詩死
中求奇奇中脫死天所以不死君者欲留此吟以為詩

史乎君文亦奇見所為自叙君他詩藁尤奇蒼苔五字曰凡有蒼苔處先知此地清不隨芳草暗偏襯落花明點竹添瀟灑粘梅助老成比錢無乃俗幽意要詩評非奇而何然則奇而不失其正尚當勉之

送葉亦愚序

天下未嘗無人才其用捨一出於人主則廢置公於上人才常作興而有餘其用捨一出於權臣則福威移於上人才常銷靡而不足南風之所以不競者士大夫知

有權臣而不知有君也秦檜之事遠矣言其近者甲子兩周人才心術一切爲數權臣之所蠹壞慶元嘉泰開禧一權臣也非趙忠定公朱文公之徒鮮不屈而媚韓嘉定寶慶紹定一權臣也非真文忠公魏文靖公之徒鮮不屈而黨史端平嘉熙淳祐迭相不一徹革前弊然再相庸繆之人陰爲詭隨忌真排魏始則易楮鹵莽百物價昂出師輕佻三京衆潰末則子弟用事賄賂滋彰而天下之柄歸於宦寺矣寶祐開慶於近習由徑則丁

大全景定淳祐以軍功罔上則賈似道題期訖録竟鼎
覆於斯人之手朝廷進用人才不過三路一曰臺諫官
二曰文字官三曰都司官賈氏於此三路必謹擇乎決
不畔巳之人私相扳援互相保任此路一入而稍有違
異即斥棄不旋踵其能文塹授藁奉風旨聽嗾使相助
為虐而肆其無君之心者然後遷侍從躐執政或假之
宰相之虛名嗚呼世未有弱公室强私門窮人欲滅天
理至此而不敗天下者也賈氏擅國十有六年澤火之

革又十二年為賈氏貌敬而內實畏之惡之者湯公漢洪公天錫牟公子才陳公宗禮高（原缺二字）得康廬易郡至其當國終不少屈者吾家方公岳也坐發策言事得罪者謝公枋得謝公章陳公仲微徐公直方趙公與𨱇杜公淵也議及公田逐者徐公經孫劉公震孫也恥奉行公田貶死者魏公克愚也尹行都忤意去者李公芾也彗星之出京庠一疏詆責稍過刑禍亦慘無辜而遠行者布衣葉公亦愚李也前乎賈氏一十六年其所沮挫

排擊之人才老死殆盡而名僅存後乎今日一十二年其所長養培植之人才潛蟄欲奮而名未彰於斯而招賢納俊屈指難矣吾亦愚歸然一影秉駟北翔鶴鳴聲聞茅拔彙征其必有說以進乎平壤之間也披荊揚梁益之輿圖考斗牛翼軫參井之分野古今人才將相間氣良不為少而文士特號居多唐太宗混一宇宙刋修晉隋梁陳南北諸史及纂述諸經註疏人才可用不拘南北今日而欲筆削近代之是非與諸先儒之論撰淮

漢以南文士之可選者如毛髮未易算亦愚而能推轂吾尚能一二枚舉之雖然張魏公有言秦檜當國二十餘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亦愚直聲充塞天壤此行乃木綿餒鬼之所成就以權臣為有惠於己而勿以為厲可乎送行詩若詞如干首杭人周緒子一命歙人方回萬里為之序

送羅壽可詩序

詩學晚唐不自四靈始宋剗五代舊習詩有白體崑體

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昆仲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有楊劉西崑集傳世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皆是晚唐體則九僧最逼真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趙清獻之父凡數十家深涵茂育氣極勢盛歐陽公出焉一變為李太白韓昌黎之詩蘇子美二難相為頡頏梅聖俞則唐體之出類者也晚唐於是退舍蘇長公踵歐陽公而起王半山備衆體精絶句古五言或三謝獨黄雙井專尚少陵秦晁莫窺其藩張

文濳自然有唐風别成一宗惟吕居仁克肖陳後山棄所學學雙井黄致廣大陳極精微天下詩人北面矣立為江西派之説者銓取或不盡然胡致堂詆之乃後陳簡齋曾文清為渡江之巨擘乾淳以來尤范楊陸蕭其尤也道學宗師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詩其餘事而高古清勁盡掃餘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為九僧舊晚唐體非始於此四人也後生晚進不知顛末靡然宗之涉其波而不究其源

日淺日下然尚有餘杭二趙上饒二泉典刑未泯今學詩者不於三千年間上泝下沿窮探邃索而徒追逐近世六七十年間之所偏非區區所敢知也清江羅君志仁壽可介吾師友自堂陳公書槀詩百篇見教自謂攺學四靈後村且善學古人者髣髴其意度雋逺其滋味不當盡用其語言事料若腴若組若冗若澁若淺若俗若麤若晦若怒若怨皆詩家之獘細讀深味詩律未脫江西有崑體意崖岸骨骾似與趙紫芝諸人及劉潛夫

不同故予詳道詩之所以然為詩以送之謂為不然者壽可還旆過東湖之上復以參之自堂可也

仇仁近百詩序

詩不特虞廷賡歌三百五篇為詩也堯舜禹湯伊尹傅說告君箕子陳洪範周公作六典孔子讚易老氏著五千言戰國之士述吳越春秋司馬遷龜策日者楊雄太玄皆協音韻而便誦讀協音韻而便誦讀則筆之而不煩口之而易於不忘文辭之極致也是故夔典樂以詩

教胄子言志為詩詠言為歌歌之中有五聲聲之中律
上之化以此達乎下先王設官采詩祭祀賓享有郊廟
朝廷之作而邦國閭里所賦之風亦取以為房中燕閒
之樂下之情以此達乎上降及西都蘇李東都建安七
子晉宋陶謝律體繼興自盛唐中唐晚唐而及宋代有
作者雖未盡合宮商鐘呂之音不專主怨刺諷譏之事
而詩號為能言者往往相與筆傳口授於世而不朽此
其故何也氣有所抑而難宣意有所未易喻時有所觸

物有所感事有所不可直指形之為詩則一言片語而盡之矣故斲華為實鍛粗為精文約而義博辭近而旨遠惟詩為然予友武林仇仁近早工為詩晚乃漸以不求工有藁二千篇有奇予為選四百篇猶以為多則删之而取百焉今夫世之不能詩者洋望崖返或不以斯事為然是固未知堯舜禹以來雖文辭之非詩猶貴於叶音韻而便誦讀其亦豈無能詩之流然不隘淺纖巧則漫放闊誕終不入於作者之域仁近此百詩翳盡而珠

明也氣至而菓熟也霜降而水涸也箭鳴而的破也琴瑟具而淫哇退舍衣冠正而強暴拱手者也仁近名遠年甫四十有一詩之進未已云

孫元京詩集序

虞夏商周詩經孔子刪定贊則贅離騷而降漢晉魏以至唐宋五七殊古律異六義之致一也人品高曾次大學問深筆力健咸於此乎見之予友孫元京詩有近陶者有似二謝者有似元次山孟東野者其少作七言律

有全似陸放翁者長句如杜詩引及閱山谷詩長句其得之中而見之外者歟根本有自來矣清勁而枯淡整嚴而幽遠五言律近世詩人所未易及五言古體如秋懷五感與六冬冬初雜興乃近世詩人所不能為詩如弈棊如挽弓高一著者决定高一著臂力弱者雖欲强進分寸不可也不謂吾州近有此人持是以見朱文公可無愧哉

虛谷桐江續集序

予自桐江休官閒居萬事廢忘獨於讀書作詩未之或輟也客或過予廬見予之無一時不讀書無一日不作詩也則問之曰讀書作詩亦各有法乎予應之曰讀書有法作詩無法客疑之則先問予讀書之法予謂學也者所以學為人而求見道也聖人人之極賢人聖之亞欲學為是人而不讀書不可也無聲無臭道不可見一動一靜之為陰陽一陰一陽之為鬼神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代明星辰之所以昭布風雨霜

露之所以變化聚散水之所以流而不息物之所以生而不窮鳶之所以飛魚之所以躍皆與道為體也欲求見是道而不讀書不可也然則天下之書可讀者不亦多乎曰不多也予之讀書五經一聖之言以為律令九賢之言以為格式申明天下之書無所不讀以為斷案五經者易書詩春秋三禮也一聖者孔子也九賢者周之四子顏曾思孟宋之五子周二程張朱也天地人物有理有氣有性有情故有正必有變五經一聖九賢之

言所以扶正而馭變者也予讀易而知陰陽大化有正有變生必有死存必有亡於進退得喪勿競勿慍可也讀書而知禪讓之典謨征伐之誓誥九德之剛柔三仁之去就有正有變亦各自靖自獻可也讀詩而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倫之間有正有變樂不淫哀不傷怨不亂可也讀春秋而知天子諸侯大夫陪臣內夏外夷之名分有正有變權善惡衡是非正其誼明其道可也讀三禮而知尊卑上下等殺哀隆以節天理之正

以防人情之變由今之變返古之正可也蓋人性無不善道體無不該自伏羲始作一畫以至二帝三王之君之臣世守之未嘗不明不行至周之末靡正不變而幾於不明且不行矣孔子雖不能行賴孔子之言正其變而復明孔子之言賴顏曾思孟而益明更秦涉漢歷唐荀董揚韓醇疵莫掩不行之害小而不明之害大賴宋有周子二程子張子而復明王氏之學分裂宇宙塗炭生靈其後高者入虛卑者入陋賴吾州子朱子力正其

變而又大明曰無極太極曰道心人心曰天命之性氣
質之性曰命曰氣曰仁曰誠曰中曰敬曰陰陽曰鬼神
曰五經之精四書之藴吾儕小生得以坐而享其成說
於是塞門反玷之功利摩頂惜毛之仁義乞鄰證父之
賣直避兄離母之沽名棄灰徙木之威信減竈糞金之
戰攻非馬有毛之辨說專氣寓言之虛寂皆已截然限
隔於區域之外等而下之闕兹邱區之訓故尸解羽化
之方書紫色蛙聲之制度闕二字白水之圖讖箕張鞭箕

之貨財鉤箭羅織之刑法非鬼越望之祭祀下里巴人
之音律覩決楞伽之梵唄陽平都功之符呪至於近世
譯經玉清之官職天書神霄之祥瑞西崑龍蟲之歌詠
札闥軋茁之詞采國服爲息之政事偏傍字説之場屋
黨碑邪籍之紹述忘君事讎之和議棒喝頓悟之心法
金鐵一鍋之史學變愈下而正愈湮蠱人心而否世運
惟此之所得於五經一聖九賢者已確乎其不拔則彼
皆吾道之罪人又豈容一毫可以侵入吾矩度之内若

是則天下之書其可讀者亦少矣此予之讀書法也然客猶疑予之作詩不無法也則詰之曰子之詩初學張宛邱次學蘇滄浪梅都官而出入於楊誠齋陸放翁後乃悔其腴而不癯也惡其弱而不勁也束之以黄陳之深嚴而參之以簡齋之開宏古體詩其始慕韓昌黎而懼乎博之過慕柳柳州而懼乎褊之過慕元道州而懼乎短滋之過慕韋蘇州而懼乎諄譫之過既而亦於子朱子有得追謝尾陶擬康樂和淵明亦頗近矣而謂作

詩無法是欺我也予疑思久之而復其說曰此皆予少年之狂論中年之癖習也去歲適六十一矣始悟平生六十年之非所作詩滯礙排比有模臨法帖之病翻然棄舊從新信筆肆口得則書之不得亦不苦思而力索也然後自信作詩不容有法惟於讀書之法則當終身守之而勿失耳客嘻笑又怒罵曰子終欺我子所謂讀書之法即所謂作詩之法而奚以有法無法為哉予不能復答詩自壬午至戊子二十卷卷百首因書為虛谷

欽定四庫全書

桐江續集序

錢純父西征集序

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王仲宣詩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韓退之詩也近世從軍無文士此味鮮矣西征集唱酬凡十二人詩一百二十七長短句七其亦得仲宣退之遺意歟然則吁可痛也歲巳巳冬荆闔呂少傅卒於鄂以淮閫李端明星馳進司江陵庚午春錢純父以京西湖北倉漕兼制參偕陸君實制機毛元升制

斡自淮如荆至則純甫領鄂留務時趙子晉守京口趙幾仲為江東倉孫吳會楚望以前常州守寓京口龔開聖予莫崙子山柳岳子山劉瀾養源李闓皆餞之行者也獨李闓予不熟其名亦在行養源至池陽聖予至皖口噫嘻今尚忍言之乎是行也襄之圍三年矣欺君誤國者何人哉鄂城下之盟僞以戎鈐阮思聰為宣參趙日起許歲幣如金人不以聞非欺君而怒闕乎夏貴入襄而出失舟師半范友信拒漢江怯戰退呂家軍精鋭

盡殲范文虎以殿巖援襄逗遛不受閫公節制並不以聞非欺君而玩寇乎襄病深矣而其包藏之深則嘗謂襄陷不足憂蓋有說焉雖宣力如純父百輩不支矣癸酉春陷襄甲戌冬江流失守今尚忍言之乎此倡酬十二人者鬼録如君實死節可無憾死者不得其死者又深可憾也今聖予年六十八獨幸無恙其詩老筆有骨雪髯及腹行步如飛議論典刑想見二十年前釃酒酹江時意氣令人魄動滄海桑田天飜地覆讀是集者兼

動興亡生死之悲視山陽聞笛其哀痛殆百倍過之云

吳雲龍詩集序

古之學者出於一曰義理之學無他學也後世之學去孔子未久異端百出傷義悖理賴七篇之書闢之故其說或亡或存而不行漢尚黃老魏晉而後佛老角立遺世大患令當世之患獨存佛老之末流而失其本亦不足畏也已奈之何儒者之學又自為乖異而不歸於一哉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子孟

子所傳其言具在易以陰陽言義理書以政事言義理
詩以吟詠情性言義理春秋以明辨名分言義理樂亡
無經三禮非全經然義理微言尚不絶於方册者與人
心俱未嘗泯也接孔子之儒者曰周二程張子以及朱
子取小戴禮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著為四書以貽後
人而義愈明理愈精矣學者欲捨是而求所謂學可乎
傳註如毛鄭一學也詞賦如賈馬一學也史筆一學也
古文一學也制度考究一學也詩詞之學自建安迄晚

唐一學也雖各自名家而求其言之合於義理號為知道君子則鮮其人又況近世又有所謂科舉穿鑿之學箋註偶儷之學畔義理而逐時好豈不痛哉物極而返今之為士者一切不講惟詩辭之學僅存予朱子之鄉晚出者也仕而歸老去朱子之没未百年求所謂義理之學者不一見焉而以詩歌之學求予講畫者則不勝其衆於衆之中而察夫胷中筆下之不凡者又僅一見焉歙吴君飛雲龍者不凡之一二者也短篇近體不尚

工巧大篇古樂府沛然出突然竒子猶欲其歛豪宕而入細潤抑悲感而就平和也雖然義理之學自古聖賢傳至朱子始乎易終乎四書固公於天下而非鄉人之所得私生於闕里為顔為曾彼獨非鄉人乎不比之務俾後世獨以詩人見稱則胡邦衡以薦朱子者豈朱子之志哉雲龍勉之予友曹清甫久不晤對雲龍其亦以此訂之

送胡子游赴調序

儒者之學有獨無對其文自伏羲一畫始而成於堯極盛於周稍衰於周之季而大壞於戰國絕滅於秦可以復於漢之初而刀筆吏非其人司馬遷至以儒為九流之一周官出於劉歆其曰儒以道得民者意與子長不異或以為此戰國陰謀之書然耳孔子之時老子已生乎其前未有所謂服食煎煉長生不死之說佛亦已生乎西域而其輪迴果報無生之說未入中國孟子之時楊墨儀秦之徒異端並作賴七篇之書排而擊之其說

不復信於後世獨奈何由漢迄唐老佛二氏昌熾淫衍至與儒學鼎足而稱三教甚至儒者黯無精光傍睨二氏之肆行而莫之敢抗嗚呼其亦可哀也已雖然猶有一韓昌黎原道等作起正仆邪由是知二氏之非曉然明白至於宋歐陽文忠公范文正石守道孫明復李泰伯胡安定皆深闢二氏而周元公二程子張橫渠發明孔孟不傳之秘其門人呂藍田謝顯道游定夫楊龜山及胡文定父子傳至于劉草堂羅仲素李延平集大成

於朱文公而南軒鳴於湖湘東萊振於江浙當其時適有臨川之偏永嘉之駁文公以赤幟麾之冰解草偃三代而上井田封建禮樂法度有決不可復者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在人心未嘗泯也直內方外致知力行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諸老先生之言見在方冊令天下學者服膺潛神亦不謂無其人是豈區區二氏之所得近哉老之學清淨無為其變也詭而為方術佛之學寂滅為樂其變也誕而為禪機又其下也俱不免從

事於齋醮祈禳如古之巫祝云者姦人以快其嗜慾之私庸人以豢其惰頑之體名為盛而實則衰今之儒者有學校之養無科場之累名為不競而其實未嘗不自得於中修之在我用之在時顧何羨於彼而亦不足與之角也同郡胡君泳子游書學之正事喜湍將再問選質美而氣和學飫而文溢餞行之詩森如笥束為書愚所見者為序於其前行御史中丞劉公伯宣參知政事夾谷缺公士常愚知巳也亦試以此訂之

趙西臯明叔集序

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言也而可以與德若功並不朽乎世之欲立言者不亦難乎孟子曰我知言然則立言之難又未若知言之難也予讀西臯趙明叔詩文而嘆曰非天下之能知言者決不可與立言而所以知言又在於知道孟子見梁惠王言仁義去孔子卒一百四十四年耳當是時楊墨儀秦髡衍之徒言人人殊自非孟子知性以盡心

養浩然之氣以明察乎天下事事物物之理則詖淫邪遁之言根於其心之蔽陷離窮吾且不得而知之不得而知之則不得而闢之而何以立教垂世至於今不泯哉今之世去孔子卒一千七百六十八年矣異端之言滿天下荀揚號為諸子之最而不免於小疵左馬而下諸史後愈劣於前長不掩厥短傳註老生雜讖緯雕篆小子類俳諧加以佛入中國老氏之徒傚之怪誕百出其能卓然有見不惑於此者鮮矣鉛槧之士因仍蹈襲

混為一區相率而入於詖淫邪遁之域豈不甚可哀痛世之知言君子孟子之後如孟子者尚或有之唐有一人宋有數人立言不朽斯道復明不然則豈不異端熾而人倫天理至於泯滅淨盡乎是故立言非難知言為難知言非難知道為難雖然碩果不食消無不息之理小而辨於物暗有忽明之時予老矣不意交臂相逢有如明叔也足與商畧茲事學者徒見明叔之詩之文大篇傑句若排江河而注之海也而不知其胸中之所存

人品高下世論是非前代成敗先儒異同如妍醜之不逃於鏡銖兩之不差於衡也予始相見贈予所贈錢舜舉丹青長句後見鮮于伯幾像贊盃都路勸農行記祭二疏文文王羑里廟碑跋及諸古律詩詩皆挺挺天出其立言如此與予一再評論古今可否去取出予意表嘗謂予所作有氣骨不作江南詩人軟媚態亦知言之一端也其知言之大者經史子集百家之書無不讀而操之以約一言以蔽之曰知道而已明叔名文昌濟南

人為浙西道按察副使近甫終更云

乾隆御覽之寶

桐江續集卷三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